

无悔当兵岁月

■ 胡学元

朱士孔,1934年生,我县东胡集镇渠东村人。

有一次在上中学的路上,朱士孔遇到了一位姓蒋的表叔,表叔问:“士孔,你多大呀?”

“18。”

“想当兵吗?”

“想啊。”朱士孔不假思索地回答。

“部队正在五港区(今五港镇)征兵呢,你快回家跟父母说说,可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呀。”表叔关心地说。

朱士孔想当兵,他的父母也没有反对,就这样,朱士孔请表叔把他带到五港区征兵点。

入伍后,朱士孔和新战士们集训3个月后,被编到驻扎在镇江丹徒的一支部队。因为朱士孔有文化,脑筋转得快,部队首长考察了几天后便安排他做了警卫员。

1953年7月,部队接到志愿军总部的命令,要

求全体官兵赴朝鲜参战,保家卫国。

在朱士孔家,笔者和他交流时,他仍然清清楚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我们在丹徒坐上火车,经过五天五夜才到达朝鲜金城。那里的道路、桥梁等多数已被敌人炸毁,我方的阵地有的已被占领了。”

朱士孔随团部在金城待了大约5天后,我军的反击战打响了。朱士孔说:“那天凌晨,司号员吹响了总攻号,部队的重炮、排炮、火箭炮等齐发,我们只听到头顶‘咻’‘咻’的声音,敌人的阵地瞬间变成一片火海。敌人鬼哭狼嚎,可是我们不敢轻敌。随着司号员的冲锋号响起,我们从战壕里冲向敌人,一举歼敌数万人,取得了反击战的彻底胜利。”

朝鲜战争结束后,朱士孔继续留在朝鲜帮助战后重建,直到1957年7月才复员回乡,任过生产队会计、大队支书等职。任职期间,他带领广大贫下中农挖黑土、抬河淤,进行盐碱地改良。组织强壮劳力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提高粮食产



量,得到了乡亲们的好评。

朱士孔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他的晚年生活得到了儿女们悉心照料,过得美满幸福。朱士孔一直为自己有过当兵的经历而自豪。让他欣慰的是有两个孙子现在也当了兵,其中一个已晋升为营级干部,另一个现就读某军事院校。

“朱士孔能干呢,他每天一大

早就起来把家里拾掇停当,然后挎个篮子去集市上转转,到了下午,他会打打小牌练练脑子,或者去菜园里干点力所能及的农活。”朱士孔的邻居笑吟吟地介绍说。

虽然已是耄耋之年,但朱士孔身体硬朗,他依然热心助人,时不时地会包个饺子蒸个馍头什么的与邻居们分享。

夕照山漫笔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这是不少老年朋友一直信奉的养生格言。在五岛湖公园,几乎每个天气晴好的晚上我们都会看到老人们在积极参与各种体育活动:打太极拳的、跳广场舞的、玩空竹的……更多的老人则喜欢散散步——这个时候遛上一大圈不仅可以消消食,还可以很好地改善睡眠的质量。

散步本来是一项很适宜老年人的运动,但有的老人不服老,动不动就超负荷,将散步改成暴走,不但速度增加,而且一走就是一个多小时,累得气喘吁吁也不肯停下来,这样做就有了潜在的风险了。

重视养生没有错,谁不想健康一点、长久一点去享受美好的生活呢?但养生也要理性一点,人一老了有个小病小痛的并不奇怪,只要身体整体运行状况是好的,就是一个健康的人。有相当一部分老人心里有恐惧症,认为自己老了,身体的各项机能都在不可避免地下降,生怕自己生病,一遇到头昏脑涨、腰酸腿疼就紧张得不得了,要么自己找药吃,要么急着上医院。其实,有些症状的产生只是身体功能退化造成的,不算什么疾病,也不需要吃药,只需要适当加大有氧运动,比如散散步等,症状就可以得到改善。问题是有的老人并不如此认为,为了保证“效果”,他们会拼命地加大运动的强度,这种锻炼恰恰透支了自己的体能,无益于养生,难达到强身健体之功效,还可能将自

己置于危险地带。我们江苏的长寿老人人数在全国位居前列。有趣的是其中有的老人头脑中根本没有锻炼的概念:住在农村的,每天只是扫扫地、串串门、养花种菜什么的;住在城里的,也就是看看书、下下棋、散散步,很少做一些激烈的运动。不过,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有一个很好的生活习惯,且有一个乐观向上、十分放松的精神状态。

散步本来运动强度不大,很适合老人。但如果老人们人为提高散步的“级别”——走得多了、走得快、早起就猛跑等,这样做的不是强健自己,而是与自己过不去,不利于自身的健康。

所以,老人最好不要在养生路上走偏,按部就班地在散步中达到养生目的就好。

老人散步宜适度

■ 常春藤

诗词欣赏

游五岛湖

■ 张一民

水汽林烟接,
溟濛画不工。
一湖绮丽景,
尽在乱荷中。

沁园春·我爱涟水

■ 沈淑良

安东大地,万顷良田,一望无垠。古淮河岸边,风光旖旎,四水穿城,空铁水公。革命老区,红色热土,人杰地灵乡风醇。涟水城,似璀璨明珠,熠熠生辉。一派生机盎然,引外商竞相来兴业。看今日涟水,平安和谐,百姓富裕,民富小康。居安思危,永续奋斗,前程一定更锦绣。期明天,城乡美如画,人间天堂。

艺术天地

想起高粱

■ 金梅华



情景。

小时候收割高粱的那些天大家都很开心,生产队里的男劳力早早地来到田头,大家手起刀落,一会儿就砍下很大一片。接着,大一些的妇

女便会用手中的小刀搊(读音一致,是否是这个字待考)下高粱穗来。

高粱穗搊下来,第一个杆节以上的部分是“棒子”,也不能浪费,便有另一些妇女蹲在旁边用菜刀一一砍下。

前几天有好友相约小聚,因为地点不远,我跟老公干脆步行前往。刚走了没多久,眼前忽然出现了一小片高粱地,一株株的高粱亭亭玉立,如同羞涩的少女微微垂下了涨红的脸。

看着它们,我立马想起童年的

然后在一个凉爽的早晨,男劳力会把高粱穗分给耐得住性子的妇女。这些妇女先不紧不慢地把带来的锄子倒过来(锄口朝上),接着盘腿坐下,用双腿固定好锄把,嗤啦嗤啦地把穗上的高粱弄下来。这个时候,高粱穗就成了“把苗子”。

接着,男劳力们会把高粱和“把苗子”摊到场上去晒。

“把苗子”经麻绳捆扎后变成一个个“把子”,那时候农家刷锅洗碗、清洁去污一年四季都离不开它。

棒子粗细均匀、光滑细腻,是做锅盖、簸箕、小花匾等的理想材料,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里,它给每家每户的生活提供了诸多方便。

做锅盖是细致活,也是力气活,做的人要把棒子按中间长两头短的顺序穿好,然后将铁锅卡在

上面一丝不苟地切一圈,一个圆满的锅盖才能问世。

妈妈的手艺堪称一绝,她把做锅盖的下脚料用麻绳一上一下弄成一个个平面,然后根据需要在地上挖几个不同形状的坑,再把它放进去“育”一宿,想要的形状就出来了。她再把周围的毛边去掉、收个精致的口,一个“鳖盖”就好了。

本家有个耄耋之年的四老太,她能把棒子外面的皮扒下来做成篾片,然后编成有里有面有底的小花匾,她还能在上面巧妙地编出“福”“寿”等文字和图案,堪称精美绝伦!我弟弟尚未出生时,她提前赠送了两个漂亮的小花匾,待到我弟弟出生时老人已经仙逝,她的那两个小花匾被妈妈当宝贝一样珍藏了多年。

往事回憶

勝日尋芳泗水濱
無邊光景一時新
等閒識得東風面
萬紫千紅总是春

胶西未到吾能说,桑柘禾麻不见春。不美京城骑马客,美他淮月弄舟人。

——苏轼《寄涟水李盛》

陆明书